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

JIEGOUZHUYI WENXUE PIPINGLUN

张秉真 黄晋凯 著



文艺新潮丛书 8



文艺新潮丛书⑧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

JIEGOUZHUYI WENXUE PIPINGLUN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年·沈阳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张晓虹

文艺新潮丛书⑧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
张秉真 黄晋凯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1/32} 印张: 5.125 插页: 2 字数: 90千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 10429·083 定价: 1.30 元
ISBN 7-5610-0174-6/I·45

编者的话

随着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我国文学艺术领域新潮翻涌，不仅创作方面气象万千，文艺研究方面的探索与变革，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牵动了许多人的心。不少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锐意求新，有的用信息论来研究文艺创作的过程和规律，有的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人物性格，有的用控制论的观点来探讨演员们的表演艺术，还有的用比较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艺作品和人物形象等等。尽管有些文章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稚嫩之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那种独特的审视角度和新颖的阐述，的确是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批评的模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引起了大家对文艺批评问题的认真思考。

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探索就不能前进，没有变革就不能发展。当然，这种探索与变革必须是在对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合乎规律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了促进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变革，使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这个变革所涉及到的有关知识，从而推动文艺理论

研究工作的新发展，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我们编辑出版了《文艺新潮》丛书。

这套丛书自一九八六年至今相继出版的有《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艺控制论初探》、《系统科学与文学》、《文学典型研究的新发展》、《艺术直觉研究》、《文艺心理探索》、《精神分析学述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小史》、《新时期的乡土文学》、《朦胧诗纵横谈》、《特定时期的大墙文学》、《市井风情录——小巷文学》、《东方意识流文学》等若干种。

为了便于阅读，这套丛书在写法上力求通俗易懂、简短明了，将学术性探索与知识性介绍相结合，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每本字数均不超过十五万字。

希望这套丛书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腾飞的岁月里，能对献身于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一	结构主义概说·····	(1)
	(一) “真正结构的科学”	
	——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	
	学·····	(2)
	(二) “故事下面的故事”	
	——斯特劳斯神话研究的结构主	
	义原则·····	(18)
	(三) “重建一个客体”	
	——结构主义方法的几个特	
	征·····	(27)
二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缘起与兴衰	
	——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	
	义·····	(32)
三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	
	法·····	(54)
	(一) “形式就是价值”	
	——结构主义诗学原理·····	(55)
	(二) “无信息的规则”	
	——结构主义叙事学·····	(67)

(三) “系铃人解铃”	
——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	(98)
四 几点评价	(105)
附录：国外百科全书中有关“结构主义”的	
阐释	(118)
(一) 法国《吉耶大百科辞典》中的	
结构主义	(118)
(二) 美国《二十世纪文学百科全书》	
中的结构主义	(139)
(三) 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的	
文艺学的结构主义	(150)
(四) 日本《万有百科大辞典》中的	
结构主义	(156)

一 结构主义概说

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兴旺发达的时期，被称为是“批评的世纪”。流派纷呈、方法多样，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在六十年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流派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它首先在法国风靡一时，后波及西欧各国和美国，并迅速扩展到苏联、东欧和日本。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学批评、心理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原型批评并列，被西方学者视为二十世纪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趋向。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其他结构主义学派一样，它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运用。因此，在阐述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结构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说明它的基本特征。

（一）“真正结构的科学”

——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出自哲学，而是发端于语言学。

1916年两个亲自聆听过二十世纪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课程的学生——沙·巴利和阿·薛施蔼，出自对老师的崇敬和钦佩，在索绪尔逝世之后，根据他生前的讲课和同学们的笔记，整理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当时他们恐怕未能料到，正是这部著作不但揭开了二十世纪语言学新的一页，而且在时隔四十年之后，引发了一个波及全世纪的结构主义思潮。法国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朗·巴尔特曾称颂索绪尔所创建的语言学是“真正结构的科学”。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是本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他生于日内瓦一个法国人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先在日内瓦大学就读一年，后转学到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尚在求学时期，索绪尔就因撰写《论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1879）一书而享有盛名。1880年他考取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十余年，他先后在巴黎高级研究学院和日内瓦大学执教，讲

授梵语和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从1906年开始到他逝世的几年中间，他曾三度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和方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遗憾的是，他生前一直未能把讲课的内容编写成书。

索绪尔是一位学识渊博、眼光深邃、力求创新的学者。在他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了几十年内，欧洲的学术思想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到二十世纪初，一种强调认识事物要从整体出发，反对用认识事物的个别局部来代替对事物整体认识的“格式塔”（Gestalt，德语，模式、完形的意思）思想，首先在心理学得到运用，后逐步渗透到其他学科。语言学的研究也受到它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索绪尔开始在语言学的领域探索新的原理和方法。

语言是什么，这是索绪尔建立新的语言科学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他所探求的一系列新法则的基本出发点。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符号，它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军用信号等”一样，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学实际上是研究语言符号的科学，是专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学问——符号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这门学问“将告诉我们符号

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当然，在二十世纪初，建立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的科学对索绪尔来说还只是一种设想，符号学真正成为独立的学科是本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但是，索绪尔在当时不但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建立符号学的重要性，而且十分明确地将语言视为符号系统，把语言学归属于符号学，主张用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语言的基本特征和它产生意指作用的规律。

从语言是符号系统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索绪尔深入探讨了语言符号本身的特征，以及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决定语言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日后崛起的结构主义思潮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

贯穿于《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的结构思想，我们认为通过论述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而逐步展开的：

1. 语言的整体结构决定语言的意义

索绪尔认为，语言不是声音与词的机械拼凑，而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一系统中的每一个符号，作为一个语言要素，与其他要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构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不仅每一个语言符号要从符号系统的整体上获得它自身的意义，而且整个句子的意义也取决于词或词的意义

的相互关系。

索绪尔曾把符号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生动地比作下棋：

“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他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

“其次，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诚然，价值还首先决定于不变的规则，即下棋的规律，这种规则在下棋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在下每一着棋之后还继续存在。语言也有这种一经承认就永远存在的规则，那就是符号学的永恒的原则。”（《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引文均出自该著作，不另加注——笔者）

这即是说，语言的一切单位都是符号，它们共同构成语言系统，其中每一个符号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它与其他符号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研究语言的意义不应满足于对个别的、孤立的符号的研究，而应着重去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而符号之间的关系又服从于特有的内在秩序和规律。下面三个符号系统可以充分说明，任何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位置：

①人狼人

②狼是人的敌害

③人与人是狼（引自夏基松《当代西方哲学》）

在第一个符号系统中，“狼”这个语言符号，由于未与其他符号按照一定的组合规律，即语法，构成句子，因此它在这个符号系统中未获得任何明确的意义，整个符号系统，由于没有结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严格地说，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符号系统或是一个句子。在第二个符号系统中，“狼”无疑是指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的作为野兽的狼。而在第三个符号系统中，“狼”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一种敌对的关系。在这三个语言符号系统中，“狼”这一符号自身始终未变，但在不同的符号结构中，它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考虑”，而这里所说的共时的连带关系，正是指按照一定的组合规律构成的一个语言符号的整体。

2. 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作用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论及语言符号的性质和特征时，首先批驳了传统的把语言看作是一份与具体事物相对应的名词术语表的想法。他断言，这种把语言符号直接与事物相联系的

观点，实际上把语言符号的意指作用简单化了。事实上，任何一个语言符号所统一起来的并不是事物的名称和现实中具体的事物，而是声音和概念，它们通过联想的纽带在我们的头脑中连接起来。这就是说，当我们使用一个语言符号时，它不仅表示一个音响形象（或书写形式），同时也指示它所包含的意义，例如“树”这一符号，即包含了它的音响，又包含了它的概念意义，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符号的整体。为了更好地说明语言符号这两项要素的相互关系，索绪尔使用了两个为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广泛采用，并成为符号学基本概念的新术语：能指和所指。“我们建议保留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普通语言学教程》，着重号为原著所有）

按照索绪尔的理论，能指和所指作为符号的两项要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一般来说，符号的意义正是能指和所指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又离不开这一符号所从属的整个符号系统。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相互关系以及对它们产生意义的能力和条件的分析，是他的语言学说中最有启发性、最富有成果的观点。

索绪尔首先指出，作为符号这一统一体的两个方面，能指和所指相互依赖，不可分割。我们随便例举一组语言符号：“人”、“花朵”、

“楼房”，立即就会发现，其中任何一个符号不仅是一个声音，而且都表示一个明确的概念。它们象一张纸的正反两面，“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同时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任何一个音响形象必然在我们头脑中与它所表示的概念联系起来，我们既不能把没有概念的音响形象看作是语言符号，也不能接受独立于任何音响形象之外的概念。

能指与所指虽然密不可分，但是它们二者的联系却不是本质上的联系，而是一种语言习惯的产物。“牛”这个符号的能指在国界这边是 b—ö—f，在另一边却是 O—K—S，不管是前一个能指，还是后一个能指，或是世界各民族语言中形形色色的能指，它们都可以在使用这一语言的人们中唤起“牛”的概念意义，但是为什么选用这些能指来表示“牛”的所指，却是无法用任何道理加以说明的，它们与其所指“牛”的概念，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实体的牛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语言符号的这种任意性和不可论证性充分说明，语言是一个可以自我界

定、自我调节的封闭系统，而不必求助于语言自身之外的现实。

其次，索绪尔指出，语言的意指作用产生于音响形象与概念的相互作用，这种看法虽然反映了语言产生意义的基本事实，但却远远没有表达出“语言事实的本质及其广度”，实际上，语言符号的意义常常超越它自身从能指到所指的运动，而受到它所从属的符号系统的制约。因此，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着力探讨了语言产生意指作用的条件和方式。

语言符号的意指作用，并不简单地产生于能指与所指的相互作用，而是取决于能指与所指和它们存在于其中的能指与所指两个系统的关系，取决于它们在系统中所获得的价值。价值不同，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所产生的意指作用就会发生转移。索绪尔曾用经济学中交换价值的概念来阐明语言符号的价值发生变化的道理，他说：“一个词可以跟某种不同的东西即观念交换；也可以跟某种同性质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较。所以它的价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人们简单地说，可以把它同一特定概念相交换，就是说，它有这个或那个意指作用；人们也必须把它同相类似的价值相比，把它同它相对立的字相比。实际上，它的内容是由存在于它外面的一切并发事件所确定

的。它是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被赋予一种意指作用，而且也被，并且尤其被赋予价值”。这就是说，能指与所指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的相互作用在语言系统或特定的语境中，可以被赋予另一种价值而产生多种意义，有时其价值的变化仅仅是由于相邻因素发生了变化，符号所表示的概念与其他观念交换，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例如我们在上面例举的三个语言符号系统中，“狼”的能指与所指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的系统中产生的意指作用就有很大的差别。

在阐明语言符号的意指作用时，索绪尔还提出了一个颇有见地、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的见解。他指出，语言符号的价值是由它的差异性构成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符号是一样的。所有符号，交通信号也好，各种礼仪也好，聋哑人的手势也好，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产生一定的意指作用，完全在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别。红灯指示禁行，绿灯指示通行，就是因为红色和绿色的鲜明对立和差别，没有这种差别，也就不存在它们的价值和指示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差异形成符号的特征，同时也造就了它的价值。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语言符号。一个语言符号的能指作用并不在于它的音响